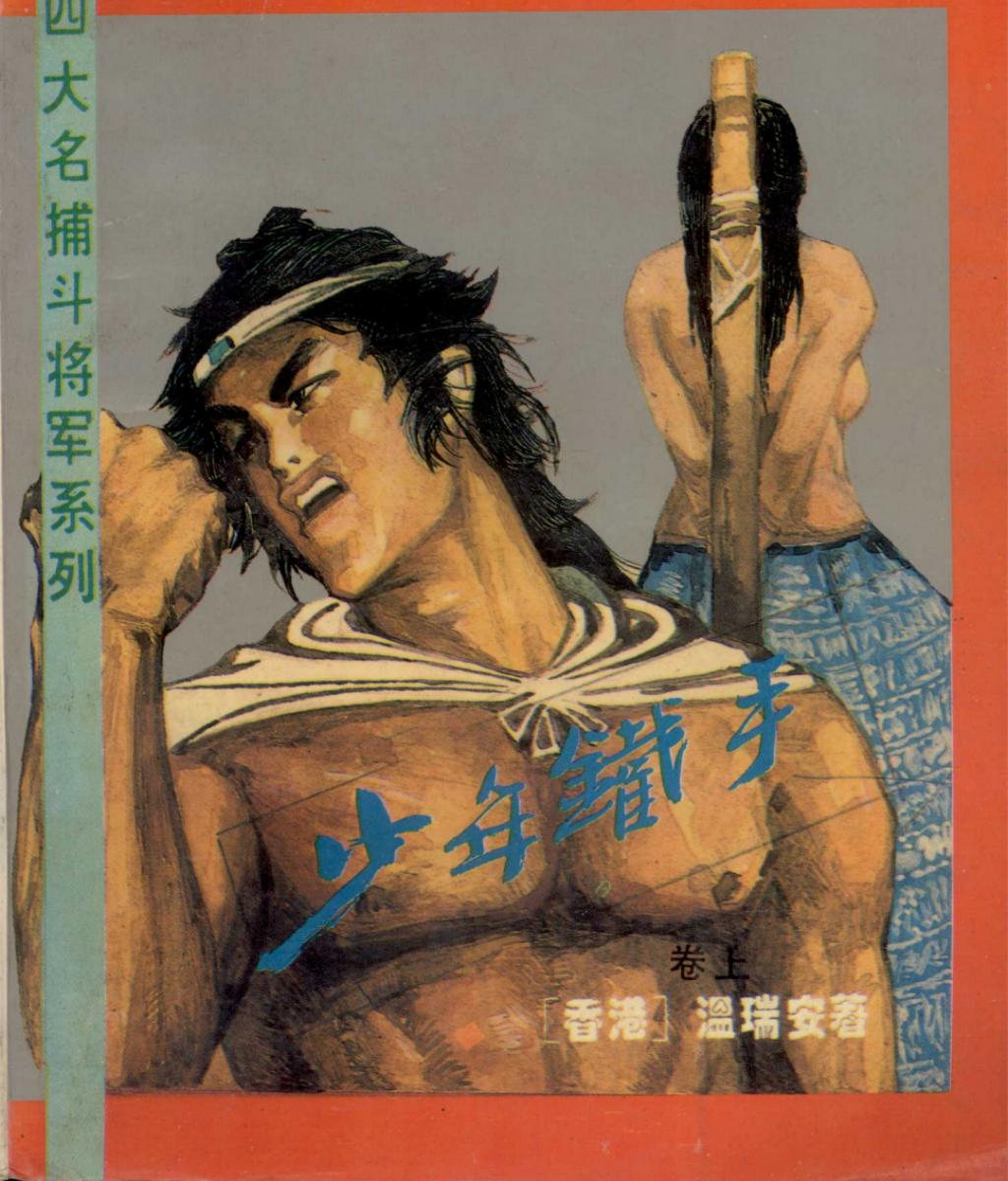


溫瑞安

超武
新俠

四大名捕斗將軍系列



少年鐵手

卷上

【香港】溫瑞安著

●四大名捕斗将军系列

少年铁手

【香港】温瑞安

卷 上

漓江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六月

向由南大隊

或走小道而着^如者向^如：

之大，鑿^如於傷情時
是為山

看見山下的人是你自已。

泥洋

92.1.25.

奇侠温瑞安（代序）

曹正文

自五十年代中期，《新派武侠小说崛起》，这三十年来新派武侠小说家不计其数，但真正称得上有文学成就的，屈指可数，那就是武侠世界的“四大天王”：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

梁羽生是新派武侠的开山之祖，金庸就是新武侠的大宗师，古龙是武侠世界的怪才，温瑞安是武侠世界的奇才。

梁羽生搁笔之后移居澳洲，金庸也已“封刀”移居英国，古龙中年早逝，故当今武侠世界，大家看好温瑞安。

温瑞安是个奇男子，他今年39岁，已创作作品357部，其中包括300多部武侠小说。他又是当今武侠小说家中唯一精通武术者，其性格倜傥豪迈，故人称文学世界的奇侠。

二

温瑞安于1954年1月1日（阴历1953年11月26日）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美罗埠火车头。其父温伟民原籍广东梅县，年轻时下南洋，在马来西亚定居，当过记者与教员，也擅长武功。温瑞安从小接受严格的家庭教

事，这个背景比较复杂，人物的个性也很复杂，四大名捕名义上代表朝廷，其实又要站在百姓一边，温瑞安写人写事，波澜起伏，曲尽其妙，既写出共性，又提示冷血、铁手、追命、无情的个性，以及他们擅长的武功与处世观念。读《四大名捕》的故事，紧张中有轻松，透过刀光剑影可以领悟作者的匠心独具。其中以《杀楚》一部，最见功力。这次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四大名捕斗将军》系列，也可以说是《四大名捕》的别传，情节紧张，文字优美，很具可读性，是温瑞安武侠小说的扛鼎之作。

在新武侠小说作家中，温瑞安属于后辈，但他成名很早，出手不同凡响，因此后来者居上，名气在诸葛青去、卧龙生、司马翎之上。这是因为温瑞安的武侠小说不仅情节曲折，可读性强，而且塑造的人物形象入木三分，其小说语言又更具文学性，这在我们欣赏温氏武侠小说时是不可忽视的。

温瑞安曾撰文评论金庸小说，他对金庸的大手笔很赞赏，但他自己的写作的路子，却走的是古龙一路。

古龙写武侠小说，求新求变，他在新派武侠小说上再次改革，用欧化语言写武侠故事，小说处处设置悬念，古龙的武侠小说可以说是武侠推理小说。

温瑞安也如此，他也用短句，用哲理溶进对话，并把句子写得很美，温氏笔下的小说环境充满了诗情画意，文篇洗练超脱，语言犀利雅致，情节紧凑，尤其是写人物的心理活动，细腻而有内涵，令读者在疑惑中引起沉思，这不能不说是对武侠小说的再次改革。

温瑞安小说今天已遍传港台与大陆，还先后翻译到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与美国等地。使中国的武侠小说进入世界文学之林。

温氏不仅写小说，也写评论，他写的武侠小品《江湖闲话》颇具特色，他在作品中表现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写大众喜爱的小说，不管是纯文学还是俗文学，真正能经受历史考验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老百姓所喜爱的。

温瑞安小说能一炮打响，至今脍炙人口，原因正在这里。

1992.10.12 写于上海

青苔苔藓苔藓，土苔苔来苔出，苔山苔不苔出，早苔
苔小苔大苔老苔嫩苔长苔短，土苔苔出苔，苔老苔出，
三木人泉深林入苔壁且而，苔苔苔下，苔曲苔青苔不
苔老苔嫩苔青苔苔老苔嫩，苔老苔更苔又苔苔新小苔，苔

苔老苔不苔老苔小苔老苔大苔青苔金快苔，苔山苔金苔行苔曾苔嫩苔

，苔一苔古苔的美苔，苔青苔青苔自苔外，苔壁
苔老苔小苔老苔嫩苔，变朱变朱，苔小苔次苔古苔
苔置苔快苔老苔，草姑苔发苔言苔出苔风，草姑太再

，苔小苔林苔老苔新苔下苔小苔老苔快苔，苔
老，苔快苔新苔青苔，苔快苔出苔，此吹苔委苔

苔青苔苔青苔不苔小苔丁苔为苔，苔老苔行苔
苔老苔，苔青苔青苔，苔青苔青苔言苔，苔快苔老苔青苔，苔
苔中苔黑苔青苔令，苔内苔青苔，苔青苔小苔老苔

，草姑太再苔新苔小苔老苔最苔不苔不苔，苔

目 录

奇侠温瑞安 (代序)	曹正文(1)
龙头	(1)
梦幻空花.....	(3)
少年铁手	(53)
十一面埋伏	(97)
白发三千的丈夫.....	(147)
大快人参	(197)
常玩的女人.....	(199)
两晚祖贤.....	(243)
一夜艳芳.....	(287)
哥舒夜带刀.....	(333)
三角演义	(377)
追伤人.....	(379)
铁手追命斗将军.....	(423)
对酒当歌人生三角.....	(467)
水虎传.....	(515)
我情独钟温瑞安 (跋)	张小波(563)

卷之三

卷之三

目 录

- ★梦幻空花
- ★少年铁手
- ★十一面埋伏
- ★白发三千的丈夫

梦幻空花

惊世骇俗人言

我们四大名捕的宗旨是：为正义而战，锄暴安良，去恶扶善。决不怕强权势汹，只求尽心尽力；不以众欺寡，不以强凌弱，不问情由，不讲情理，只是因为职责在身就胡乱抓人杀人的事，过去我们不曾干，现在我们不会做，将来我们也决不屑为之！以拳头制人，那是野兽行径，以德服人，才是侠者当为。如果为王法所囿，只为朝廷效命，那我们只是鹰犬走狗，四大名捕一向是官可丢、头可断、血可流，但侠义之心是断断不死的！

莽空法梦

●有人想害你

●债主已回头

●大门

●大斗

●大关

●大闯

●大闹

有人想害你

梁癫要打杀蔡狂。他一脚踢着了蔡狂的胸肋。这时候他就听到对方的呼声。那是先从心里喊出来的。那颗心必定是已四分五裂的心。然后那声音再透过了肺。那肺也必然已四分五裂了。之后那声音才自湖畔着火起风的稀薄空气里喊了出来。

那空气也给撕割得四分五裂。“养养死了？她是怎么死的？谁杀了养养？”那时候，蔡狂仿佛已疯狂。他已忘了闪躲。不懂得躲避。他已挨了一脚重创，肋碎骨断。但他只知哀哀狂号，血水不断自嘴里涌溢出来。

只要再一脚，梁癡就能踢杀了蔡狂。
却不知怎的，梁癡却收了踢了一半的脚。
本来他要攻杀这宿敌，易如反掌，同时也顺理成
章。

他早已失去了爱妻。
一个没有老婆的父亲，总是特别钟爱他的女儿的。
何况是养养这般乖巧的女儿。
但不知怎的，梁癡却攻不下去。
他一看蔡狂的样子、一听他的声音，心中就油然的
生起了一种感觉”

——他真的是那么痛苦的!
——他既然那么痛苦，就决不会杀死养养!
——难道他是冤枉的不成?

梁癡喝问：“你为什么不躲开？”
蔡狂狂喊：“养养是不是真的死了？”
梁癡冷笑道：“你少装蒜！”

蔡狂象浑不知道自己伤重，每喊一个字都喊出一口
血来：“我走的时候她还是好好的，她是怎么死的？”

梁癡笑道：“是你杀了她的，少在我面前装疯卖傻！”
蔡狂愣了一愣：“我杀了她？”

他随即狂吼一声：“你戏弄我！”
一手抓向梁癡。
他这不算是出手。
他只是要把梁癡掀起来。
梁癡脸上发白，一反掌便格开蔡狂的手，怒叱：“你

要干什么？”

蔡狂狂烈地道：“你告诉我：你是诳我的，养养没有死，她没有死，是不是？”

他的双目因狂烈无已的期望，因而发出湛蓝的青光。

梁癡顿时皱起了双眉：“你这是真疯还是假疯？”

然后问：“你为什么要杀养养？”

接着又问：“你真的没有杀养养？”

这两个问题，显得他已颇为怀疑：究竟蔡狂是不是凶手了。

但蔡狂的眼色却黯淡了下去。全然黯淡下去。

他看得出来。梁癡是说真的——养养死了。

他大吼一声：“养养，你等着我！”

他大步就往七分半楼方向飞奔。

他对梁癡视若无睹。梁癡在这一刹间，也不知该出手好，还是不出手好。

现在的情形，只要他把握时间出手，就一定能除掉这号大敌。

可是，他看到蔡狂现在的样子，连他也不敢相信，这人会是杀死自己女儿的凶手！

当蔡狂正越过他而且背向他之际，他突然想到一个

方法：

一个可以证实蔡狂是不是杀人凶手的方法。

他一伸手，抓向蔡狂背上的褡裢。

他一手夺过褡裢，立即撕开一看，只见布絮破裂中，赫然现出一口刻有鲜丽红梅的金色小瓶！

蔡狂伤恨欲绝之际，忽然觉得自己身上的东西给夺去。那是一种肉血相连的感觉。那一刹间，蔡狂仿似听到养养在云深不知处的天外，哀叫了一声。

梁癡要是拿他别的事物（包括夺取他的性命）他可能都不会在意，但要攫取这项养养交给他的东西，他是宁死都不肯失去的。

他大吼一声：“拿回来！”

手祭“大威德金刚手印”，急夺金梅瓶！

梁癡一见褡裢里真的是金梅瓶，认定蔡狂是为夺宝杀人，当下再无置疑，再见蔡狂向自己下杀手，当下怒叱：“杀人还敢抵赖，纳命来！”

运聚“最胜金刚”之大力，反挫反击。

两种奇大无比的力量相击，轰的一声，整座湖的火势突然炸炽了起来，在湖心倒卷出一道井粗的水柱，直冲半空，因水柱沾着黑油，黑油正燃着火焰，所以这水柱看去，也是火柱。

本来二人功力相若，但蔡狂吃亏在一上来就受伤在先，所以这次两人再功力比拚，蔡狂闷哼了一声，萎跌于地，咯血不止。

梁癡一招得手，又要上前攻杀，蔡狂忽道：“你还欠

我一个情。”

梁癡呆了一呆。

他马上想起在两人第七次比武时自己输了对方的事，他原应把养养许配给蔡狂，后来却还是毁了诺。

蔡狂喃喃地道：“我要你还给我。”

梁癡怔了一怔：“你要我饶了你？”

“不。”蔡狂哀伤的：“我要你告诉我，养养是怎么死的？谁杀了她？”

梁癡听得心里一震。

“你真的不知道？”

蔡狂凄凉的摇首。

“你真的想知道？”蔡狂哀凉的点头。

——这样听来，蔡狂岂不是无辜的！

梁癡反问：“既然不是你杀死养养的，那为何金梅瓶又在你处？”

蔡狂诧道：“我杀死养养？”

梁癡铁青着脸色道：“你为夺宝瓶而杀人，敢做不敢认么？”

蔡狂冤叫：“金梅瓶是养养送给我的，她叫我先在这里等她的！”

梁癡怒骂：“养养一向贞烈，克守妇道，和老杜十分恩爱，情深逾恒，她怎么跟你这样相约？你说谎！”

蔡狂叫起撞天屈来：“明明是她叫我来的！明明是她送给我的！不信，你可以问她去——”

说到这里，才惊觉养养已歿。

遂而喃喃也呆呆的自语：“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为

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

“好了，你自圆其说，说不过去吧？露了狐狸尾巴了吧？我杀了你——”梁癡道，“你也没话说了吧？”

蔡狂仍只愣愣的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事？”竟完全没留意梁痴要劈落的手印。

只听一人扬声道：“因为有人想害你。”人随声到。